

郁達夫梅開二度 (三)

· 吳文蔚 ·

曾因酒醉鞭名馬，
生怕情多累美人。

錄 郁達夫詩

離家三日燈火高樓

郁達夫和王映霞的戀愛史，差不多都在所錄的日記裏表白出來了。在這裏我們可以看出郁夫的戀愛的確是經過一段艱辛的奮鬥的，其間起伏曲折，波浪迭起，潮升潮落，而終至圓滿結合，心心相印，走上人生幸福的途徑，委實也是不容易！照理講，郁夫的婚姻，在這一長時間的努力奮鬥走上了幸福成功之路後，應該是美滿一生，幸福一世的。然而想不到造化偏偏就會來作弄人，而出人意料的是在熱戀、成婚、生子之後，尤其是正遇到國難的開始期間，郁夫的婚姻突然破裂了，意外的婚變，一發竟不可以收拾，終於走上極端，鬧成離婚的慘劇，而勞燕分飛，各奔前程了。關於郁夫的婚變實情，在郁達夫的詩紀裏

，有專門一篇敘述他倆破裂的前因後果與其中經過的細絲末節的「毀家詩」，是十分的詳細而傷痛的，現在且照錄下來：

「『毀家詩』紀（原載民國廿八年三月五日香港大風雜誌）郁達夫

(一)

離家三日是元宵，燈火高樓夜寂寥；
轉眼榕城春欲暮，杜鵑聲裏過花朝。

和映霞結婚了十餘年，兩人日日厮混在一道，三千六百日中，從沒有兩個月以上的離別，自己亦以為可以終老的夫婦，在旁人眼裏，覺着更是美滿的良緣。生兒育女，除天殤者不算外，已經有三個結晶了。大的今年長到十一歲，一九三六年春天，杭州的「風雨茅廬」造成之後，應福建公治主席之招，隻身南下，意欲漫遊武夷太姥，飽探南天景物，重做些紀遊述志的長文，實就

是我毀家之始，風雨南天，我一個人羈留閩地，而私心惻惻，常在思念杭州，當然友人也很多，而平時來往，亦不避男女，友人××廳長××君，就係平時交往中的良友之一。

(二)

擾攘中原苦未休，安危運繫小瀛州；
諸娘不改唐妝束，父老猶思漢冕旒。
忽報秦關懸赤幟，獨愁大劫到清流；
景升兒子終豚犬，帝豫當年亦姓劉。

這一年冬天，因受日本各社團及學校之聘，去東京講演，一月後，繞道至台灣，忽傳西安事變，匆匆返國，已交歲暮，到福建後，去電促映霞來閩同居，宅係光祿坊劉氏舊築，實即黃莘田十畝齋東鄰。

映霞來閩後，亦別無異狀，住至一九三七年五月。以不慎，仍返杭州。

在這中間，亦時聞有伊行蹟不檢之謠，然我終不信。

入秋後，因友人××君返國，我去上海相見，順道返杭州；映霞始告以××夫人，因久病難愈，×君爲愛護情深，曾乞醫生爲之打針，使得無疾而終，早離苦海。

(二)

中元後夜醉江城，行過嚴關未解醒；
寂寞渡頭人獨立，滿天明月看潮生。

八一三戰爭，繼七七而起，我因阻於海道，便自陸路入閩；於中元後一夜到嚴州。一路颯風殘月，行旅之苦爲從來所未歷。到閩後，欲令映霞避居富陽，於富春江南岸親戚家賃得一居，然住不滿兩月，映霞卽告以生活太苦，便隨××君上金華麗水同居了；其間曲折，我實不知，只時聞自浙江來人言，謂某廳長新借得一夫人，倒很快樂，我亦只以一笑付之。蓋我亦深知某廳長爲我的好友，又爲某省某界領袖，料他乘人之危，佔人之妻等事，決不會做。況且，日寇在各地之姦淫虜掠，日日見諸報上，斷定在我們自己的抗敵陣營裏，當然不會發生這種事情，但是人之感情，終非理智所能制服，利令智昏，怒自然亦能掩智。所以，我於接到映霞和×君同居信後，雖屢次電促伊來閩，伊終不應。

神 仙 眷 屬 度 日 如 年

(四)

寒風陣陣雨蕭蕭，千里行人去路遙；

不是有家歸未得，鴟鴞已佔鳳凰巢。

這是在福州（于山）王天君殿裏求得的一張籤詩，正當年終，接政治部電促，將動身返浙去武漢之前夜。詩句奇突，我一路上的心境，當然可以不言而喻。一九三八年一月初，果然大雨連朝，我自福州而延平，而龍泉，麗水。到了寓居的頭一夜，映霞就拒絕我同房，因某君這幾天不去辦公，仍在麗水留居的緣故。第二天某君去金華開會我亦去方岩，會見了許多友人。入晚回來，映霞仍拒絕和我同宿，謂月事方來，分宿爲佳，我亦含糊應之，但到了第三天，某君自金華回來，將於下午六時去碧湖。映霞突附車同去，與某君在碧湖過了一晚，次日午後，始返麗水。我這才想到了人言之嘖嘖，想到了我自己的糊塗，於是就請她自決，或隨我去武漢，或跟某君同居下去。在這中間，映霞似亦曾與×君交涉了很久。×君似不肯正式行結婚手續，所以過了兩天，映霞終於揮淚別了某君，和我一同上了武漢。

(五)

千里勞軍此一行，計程戒驛慎宵征；
春風漸綠中原土，大纛初明細柳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六)

磧裏礮聲連作寨，江東子弟妙知兵；
驅車直至彭城道，佇看雄師復兩京。

水井溝頭血戰酣，台兒莊外夕陽曇；
平原立馬凝眸處，忽報奇師捷邳鄆。
四月中去徐州勞軍，並視察河防，在山東、江蘇、河南一帶，冒烽火炮彈，巡視至一月之久

。這中間，映霞日日有郵電去麗水，促某君來武漢，我亦不知其中經過；但後從一封×君來信中推測，則因某君又新戀一未婚之女士，與映霞漸漸有了疏遠之意。

(七)

清溪曾載紫雲回，影照驚鴻水一隈；
州似琵琶人別抱，地猶稽郡我重來。

(八)

× × × × × ×
× × × × × ×
× × × × × ×

傷心王謝堂前燕，低首新亭泣後杯；
省識三郎腸斷意，馬嵬風雨葬花魁。
六月底邊，又奉命去三戰區視察，曾宿金華雙溪橋畔，舊地重來，大有沈園再到之感。×君稱病未見，但與季寬主席等一談浙東防務，碧湖軍訓等事。

(九)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鳳去台空夜漸長，挑燈時展嫁衣裳；
愁教曉日穿金縷，故繡重幃護玉堂。
碧落有星爛昂宿，殘宵無夢到橫塘；
武昌舊是傷心地，望阻侯門更斷腸。
七月初，自東戰場回武漢，映霞時時求去，至四日晨，竟席捲所有，匿居不見；我於登報尋找之後，始在屋角檢得遺落之情書（某君寄來的）三封，及洗染未乾之紗衫一襲。長夜不眠，爲題「下堂妾王氏改嫁前之遺留品」數字於紗衫，聊以洩憤而已。

(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亦欲貧春資德曜，痰屢初譜上鯤鯨。

映霞出走後，似欲重奔浙江，然經友人勸阻，始重歸武昌寓居；而當時敵機轟炸日烈，當局下令疏散人口，我就和她及小孩伊母等同去漢壽澤國暫避，閒居無事，做了好幾首詩，因易君左兄亦返漢壽，贈我一詩，中有「富春江上神仙侶」句，所以覺得慚愧之至。

(十)

猶記當年禮聘動，十千沾酒聖湖濱；
頻燒絳蠟運宵柝，細煮龍涎宛宿醺。
佳話頗傳王逸少，豪情不減李香君；
而今勞燕臨岐路，腸斷江東日暮雲。

與映霞結合事，曾記在日記中，前塵如夢，回想起來，還同昨天的事情一樣。

飛濤白馬浙水通潮

戎馬間關爲國謀，南登太姥北徐州；
荔枝初熟梅妃里，春水方生燕子樓。
絕少閑情憐姹女，滿懷遺憾看吳鉤；
閩中日課陰符讀，要使紅顏識楚仇。

映霞平時不關心時事，此次日寇來侵，猶以爲係一時內亂；行則須汽車，住則非洋樓不滿意。伊言對我變心，實在爲了我太不事生產之故。

(十一)

貧賤原知是禍胎，蘇秦初不慕顏回；
九州鑄鐵終成錯，一飯論交竟自媒。
水覆金盆收半勺，香殘心篆看全灰；
明年陌上花開日，愁聽人歌緩緩來。

映霞失身之夜，事在飯後，某君來信中（即三封情書中之一），敘述當夜事很詳細。當時且有港幣三十七萬餘元之存摺一具交映霞，後因換購美金取去。

(十二)

並馬汜洲看木奴，黏天青草覆重湖；
向來豪氣吞雲夢，惜別清啼啞鷓鴣。
自願馳驅隨李廣，何勞叮囑戒羅敷；
男兒只合沙場死，豈爲凌煙閣上圖。
九月中，公治主席復來電促去閩從戎，我也決定犧牲一切了，就隻身就道，奔赴閩中。

(十四)

汨羅東望路迢迢，鬱怒熊能火未消；
欲駕飛濤馳白馬，瀟湘浙水可通潮？
風雨下沉湘，東望汨羅，頗深故國之思，真有伍子胥怒潮衝杭州的氣概。

(十五)

急管繁絃唱渭城，愁如大海酒邊生；
歌翻桃葉臨官渡，曲比紅兒憶小名。
君去我來他日訟，天荒地老此時情；
禪心已似多枯木，忍再拖泥帶水行？
重入浙境，心火未平，晚上在江山酒樓，聽江西流妓高唱京曲「烏龍院」，終於醉不成歡；又恐他年流爲話柄，作離婚的訟詞，所以更覺冷然。

(十六)

此身已分炎荒老，遠道多愁驛遞遲；
萬死千君惟一語，爲儂清白撫孤兒。
建陽道中，寫此二十八字寄映霞，實已決心

去國，上南洋去作海外宣傳，若能終老炎荒，更係本願。

(十七)

去年曾宿此江濱，歸夢依依繞富春；
今日梁空泥落盡，夢中難覓去年人。
宿延平館舍，係去年舊曾宿處，時僅隔一年，而國事家事，竟一變至此。

(十八)

千里行程暫息機，江山依舊境全非；
身同華表歸來鶴，門掩桃花謝後扉。
老病樂天腰漸減，高秋樊素貌應肥；
多情不解朱翁子，驕俗何勞五牡駢。
船到洪山橋下，係與映霞同遊之地，如義心樓之貼沙（魚名），爲映霞愛吃的鮮魚，年餘不到，風景依然，而身世却大變了，映霞最佩服居官的人，她的傾倒於×君，也因為他是現任××最高××行政長官之故。朱翁子皓首窮經，終爲會稽郡首。古人量似太窄，然亦有至理。

(十九)

一紙書來感不禁，扶頭長夜帶愁吟；
誰知元鳥分飛日，猶賸冤禽未死心。
秋意著人原瑟瑟，候門似海故沉沉，
沈園舊恨從頭數，淚透蕭郎蜀錦衾。
到閩後，即接映霞來書，謂終不能忘情獨處，勢將於我不在中，去浙一行，我也已經決定了隻身去國之計。她的一切，只能由她自決，顧不得許多了。所以也高唱一闕賀新郎詞，投荒到這炎海中來了。

山公大醉傷春柳枝

(二十)

憂患餘生矣。縱盡傾錢塘潮水，奇羞難洗。

欲返江東無面目，曳尾途中當死。恥說

與，衡門牆茨。

親見桑中遺芍藥，學青盲，假作癡聾耳

。姑忍辱，毋多事。匈奴未滅家何恃？

且由他，鴛鴦燕燕，私歡彌子。

留取吳鉤拚大敵，寶劍豈能輕試？

獺小丑，自然容易。

別有戴天仇恨在，國倘亡，妻妾寧非妓

？

先逐寇，再驅雉。

某君究竟是我的朋友，他姦淫了我的妻子，

自然比敵寇姦淫要強得多。並且大難當前，這些

個人小事，亦只能暫時擱起，要緊的，還是在為

我們的民族復仇。

看了日記九種裏，郁達夫和王映霞在戀愛時

的甜蜜與狂烈；再看毀家詩紀裏，郁王的破裂糾

紛和離異時的悲傷哀愁，那一種沉重與抑鬱的心

情，有誰不與他一洒慨歎之淚？

永老無別離，萬古常團聚；

願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屬。

× ×

寒風陣陣雨蕭蕭，千里行人去路遙；

不是有家歸未得，鳴鳩已佔鳳凰巢。

× ×

再看他在杭州西湖白雲菴裏抽的籤；和在福州于山王君殿裏抽的籤，兩個神仙，賜兩種籤，同樣是籤，籤詩兩面，一面是：

永老無別離，萬古常團聚。

一面是：

不是有家歸未得，鳴鳩已佔鳳凰巢；

兩兩相比，前後對照，神仙為甚麼也會作弄人？

郁達夫的苦境，實際上不是在他跟王映霞的破裂

之時，而是種源於他跟王映霞的戀愛之初，假如

郁達夫根本就沒有想嗜戀愛新式結婚與時代女性

以享時代夫妻的新文化滋味，仍舊老老實實的和

他那舊式的黃臉婆孫荃君長處下去，本本順順地

過着糟糠夫妻的舊式文化生活，筆者敢斷定他不

會遇到有這次鬧婚變而此離的慘境發生，並且飽

享如他在「一個人在途上」文裏面的「……本來

是傷心的我，又被你這樣的引誘了一番，我就不

得不抱了你的頭同你對哭起來……」的恩愛溫香

，這情況雖說也是悲哀，但在心靈上永遠深留着

美滿家室的慰藉，夫妻倆的愛的共鳴，與倫理體

貼的同情的真味，這樣的悲哀，心靈上是甜蜜，

這樣的對哭，愛情是深厚的，人世間的夫妻，幾

家能够表露出有如此之情者。如果郁達夫能不貪

戀偷食新果，和他的舊式夫人荃君共處一生，相

守一死的話，那麼郁達夫的遭遇不會有如此悲慘

，他這一生的歷史說不定要重寫，他這一生的事

業與對社會的貢獻，或許更要偉大和豐富呢？

郁達夫和王映霞勉強強地一同到了南洋之

後，以夫妻之名短短的過了一個時期，終於破鏡

難以重圓，而告正式離婚，勞燕分飛，各自東西了。

郁達夫王映霞是民國二十九年的三月正式離

婚的，當王映霞離婚返國時，郁達夫還曾設宴為

王映霞餞行，並即席贈詩兩首：

(其一)

自別銀燈照酒廬，旗亭風月惹相思，

忍拋白首名山約，來譜黃衫小玉詞。

南國固多紅豆子，沈園差似習家池，

山公大醉高陽夜，可是傷春為柳枝。

(其二)

大堤楊柳記依依，此去離多會自稀，

秋雨茂陵人獨宿，凱風棘野雉雙飛。

縱無七子為哀社，尚有三春各戀暉，

愁聽燈前兒輩語，阿娘真個幾時歸。

郁達夫終不失為一個多情的人兒，在毀家詩

紀裏，對王映霞的有失婦道行為，表達在字裏行

間，藉詩詞的妙筆發洩了自己胸中的積憤之後，

臨到此離分手之時，心情終有點凝愁難捨和欲挽

殘局的哀意出來，說甚麼：

「南國固多紅豆子，沈園差似習家池」

，又甚麼：

「愁聽燈前兒輩語，阿娘真個幾時歸」

的話來。如果王映霞也是一個無上的情女，這時

就應當當場撕去那張雙方失了理智的離婚契約，和

郁達夫抱起來痛哭一頓而重收舊好，這樣作來，

郁王此生的悲慘歷史，又該重作修正了，使悲場

變成了妙趣的紀聞了，給後人在文風稗史上也該

多添一些談助，無奈，王映霞的去志已堅，這是

一場分離竟成稀世之永訣了呀！

郁王離異後，王映霞即返回國內，郁達夫獨留星洲，今後的心情，當然是難以形容的憔悴！這樣的孤寂了一個長時期之後，在第二年的中秋月夜，終耐不住自己的身世淒涼孤寂，因景生情，對着明月，便吟出了這樣的一首詩來：

三湘刁斗愛淒清，舉目中秋月正明；

素句深宵人寄感，傾杯對坐客多情。

每懷舊雨天涯隔，尚有疑雲海上生，

圓缺竟何關世事，江流不斷咽悲聲。

笑老奴何年歸去西湖

郁達夫在孤寂悲愴百無聊賴的情景中，仍然是懷念着王映霞的，甚至還關心着王映霞嫁人與否的傳聞，想起前塵往事，不禁常滴落幾滴嗚咽的眼淚下來：

郁達夫身處異域，目睹國破家亡的慘痕，想起個人的此生抱負與遭遇，實有不堪形容之苦，於是在激憤傷心之餘，又寫出這樣的七律一首以名志：

生同小草思酬國，志切狂夫敢憶家；

張祿有心逃魏辱，文姬無奈咽胡茄。

寧辜宋玉東鄰意，忍棄吳王舊宛花；

不欲金盆收覆水，為誰憔悴客天涯。

民國三十年的十二月上旬，日本南進軍閥的鐵蹄已攻進了新嘉坡，星洲的淪陷，當然是預料中，當戰火緊急之秋，郁達夫曾冒險作了一次突圍的行動，逃到南洋的一個小島巴爺公務務地方，他在巴爺公務務居住下來，改名趙廉，棄文經商

，開了一趙豫記酒廠，便做起生意來了。

他這酒廠的生意，委實不惡，日本人、印尼人，及當地一般華僑，都經常是他酒肆的座上客，其實郁達夫經營酒廠，原為聯絡一般抗日志士，與接濟為抗日而流亡的一般文化人，做生意不過為的是掩護，說他是為抗日去做地下工作，亦無不可。

不久之後，他果然為抗日做了地下工作了，由於郁達夫能說一口極流利的日語，被離此不遠的一個名叫武吉吉丁宜的地方駐的日本憲兵隊知道了，日憲兵隊便強要他去作通譯，但他却有一個條件，供職可以，薪水不要，原因是他有一個酒廠經商，所以不需收入開銷，日本人答應了他，他任職七個月，救了祖國的許多華僑同胞，還有許多的印尼人民，這些人都是被日本人認為是反日的份子抓起來要槍斃的，但是經過郁達夫這通譯一講情之後，這些人便就得在死裏逃生被釋放了。於是，郁達夫在當地不但是飽受印尼人與許多華僑的感戴懷念，有的人簡直把郁氏當成神奇的權威人物，對郁氏崇拜得可以說是五體投地的了。

郁達夫的大名，隱隱約約的漸被日本憲兵隊偵察知覺了，最顯著的一點，是他一人獨處沒有家室，便會使日本人感到「可疑」，於是他們為了能避過日本憲兵隊的耳目，由友人給他介紹了一個略識文字的二八小姐，這便是郁達夫的第三夫人何麗有女士。

何麗有是一個很悃樸的女子，忠厚老成，沒有一點壞的習氣，與郁結婚時，年纔二十歲，郁

何的結構，既未經過戀愛，又沒有很長時間的來往，完全是由朋友們的撮合，交上幾萬元的聘金之後，緊跟着就是一對老夫少妻的婚姻了。

洞房花燭夜，郁達夫詩興大作，寫了幾首律詩，其中一首，是描述何麗有為處女之難得，原詩云：

玉鏡台邊笑老奴，何年歸去長西湖？

都因世亂飄鸞鳳，豈為行遲泥鷓鴣。

故國三千來滿子，瓜期二八聘羅敷，

從今好斂風雲筆，試寫滕土蝶蝶圖。

郁達夫和何麗有的感情非常和睦，一年之後，何麗有給他生了一個小孩，名叫大雅，郁達夫對此子喜之不了，亂世途中，能够重建這樣一個美滿的家庭，郁達夫也該說是三生有幸的了。

糟糠之妻來得穩當

郁達夫在抗戰以前，就常有「人生世上，到處青山可以埋骨」之語，現在處於戰時，且又是在流亡途中，所以常有準備死的打算，所以在每年大年初一日，照例便要寫幾句遺囑，以防不測。一九四四年的元旦吉日，他寫下了如下的遺囑：

「余年已五十四歲，即今死去，亦享中壽，天有不測風雲，每年歲首，例作遺言，以防萬一。

自改業經商以來，時將八載，所得盈餘，盡施於友人親屬之貧困者，故積貯無多。統計目前現金，約存二萬餘盾，家中財產，約值三萬盾，丹戒寶有住宅草舍一所，地一方，長約一百二十

五米達，寬二十五米達，共一萬四千餘盾，凡此等產業及現款金銀器皿等，當統由妻何麗有及子大雅與其弟或妹（尚未出生）分掌，酒廠及齊坡股款等，因未定，故未計入。

國內財產，有杭州官場弄住宅一所，藏書五十萬卷，經此大亂，殊不知其存否？國內有三子，飛、雲、均雖無遺產料已長大成人，地隔數千里，欲問詢，亦未由及也。

余以筆名（實係指真名郁達夫而言）錄著之作，凡十餘種，迄今十餘年矣，版稅一文未取，若有人代向出版該書之北新書局交涉，則三子之在國內者，度可得數萬元。然此乃未知之數，非確定財產，故不必書。

乙酉年元旦·趙廉·

郁達夫在戰前，曾有頹廢作家之稱。這是一般人對他欠瞭解之故，大家都看了表面，而忽略了其實質，其實他表面上寫的是低調，失望，和苦悶的文章，而骨子裏却含有極強烈的愛國思想，與民族志氣，他留學日本，却是一個反日最勇猛的人物。所以當抗戰一開始的時候，他便毅然參加了抗日的神聖行列，為國家為民族而犧牲奮鬥了，一反往日的低調、失望、和苦悶的色彩，變成了一個如鋼鐵一般的文化戰士，走到前線，慰勞敵敵衛國的抗日將士，先後曾任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的設計委員，漢口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理事，曾到徐州前線勞軍，親赴台兒莊會戰的戰場，二十七年的六月，又視察第三戰區，這一年的九月，去福州又實際參加抗日的工作，二十八年的元月，他到了南洋的檳榔嶼，號召華僑從事

抗日。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他榮任新嘉坡華僑抗敵動員委員會執行委員，及新嘉坡文化界抗日聯合會主席等職。新嘉坡淪陷後，他逃亡到了巴東，又到了爪哇，最後到了巴爺公務，和何麗有結了婚，民國三十四年的八月，日寇無條件投降，在投降後的一週之內，亦即八月二十九日的晚上，被日憲兵的便衣隊挾持而去，旋被殺害。其原因係日憲兵已早偵知趙廉即為中國的名作家郁達夫。深恐日後聯軍審判日戰犯時，達夫出而作證，還有一個最大的原因，就是怕郁達夫把日寇在南洋的暴行寫成小說，公諸於世，使日寇無法狹賴其罪惡，日憲兵為了要滅口，所以便把郁達夫殺害了。

郁達夫死後，何麗有不久已另嫁他人。至此，郁達夫一生空空，惟有幾個兒女健在人間。

郁達夫與結髮妻荃君生的二女一男，長女潔民畢業師範，次女正民，攻醫學，長子天民讀東吳大學法學院；與王映霞結婚後生的三子，為郁

飛、郁雲入南開中學，郁均（建春）；均隨元配妻荃君，與何麗有婚後生一子名大雅，失蹤後次日，何麗有復生一女，名美蘭。計共生五子三女，亦可謂是多子女的了，另有殒殤者二，則不計在其內。

達夫與王映霞離後，不久王即另嫁了人；遇害後，隔一年，何麗有也嫁了人，惟只有與他假離了婚的元配夫人荃君，仍然守着家園，和郁的母親同居一處。俗話說：要飯，還是家常飯；要暖，還是粗布衣。要太太可靠，終久還是糟糠之妻來得穩當。

從郁達夫的三個夫人的品德上看來，三個夫人，正代表了三種不同的社會。元配夫人孫荃君，是代表着老式的舊社會；王映霞，是代表着純粹的新時代，新潮流的新文化社會；何麗有，是代表着新舊參半的奇異的社會，從這三種不同的社會裏，我們覺着復興中華固有的文化，是多麼的重要了！

譯學概論

張振玉教授著

定價新臺幣捌拾元

張振玉教授現任臺灣大學，政工幹校，中國文化學院及淡江文理學院，講授英國文學及翻譯。所著譯學概論，理論與學例俱極精要，既有學術價值，又富雋永趣味，堪稱我國空前之譯學專著。臺大輔仁淡江師大及香港中文大學先後採為教本，中央通訊社指令為編譯必備之參考書。今三版出書，紙張裝訂，益為精美。二十四開本，四百餘頁正冊定價捌拾元。優待本刊讀者，八折優待實售陸拾肆元，不收寄費。